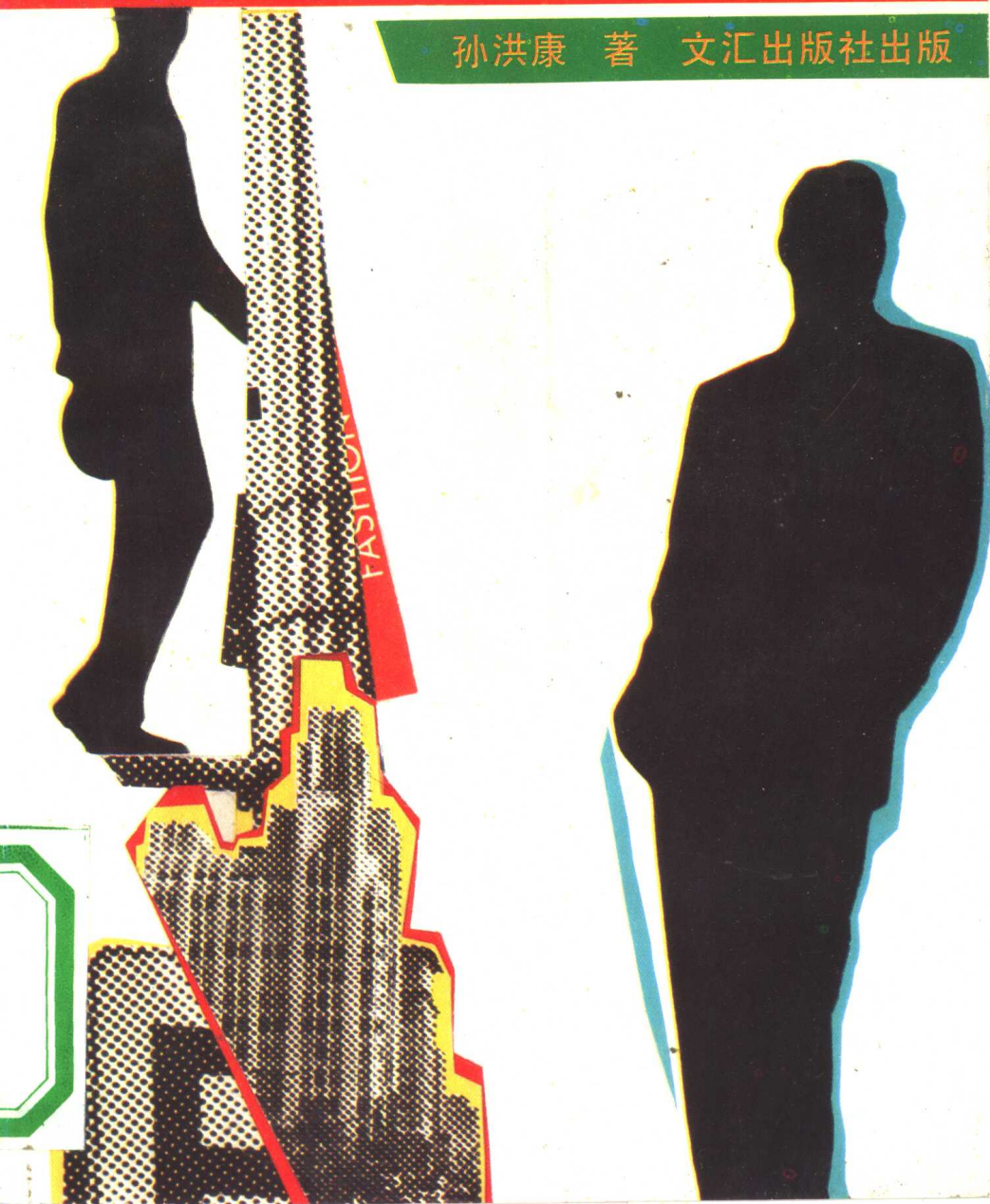


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

掀开都市帷幕的一角

孙洪康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

掀开都市帷幕的一角

孙洪康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本丛书常务编辑：郭志坤 吕明方

本书责任编辑：夏树材

本丛书封面装帧：陈华沙

·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
掀开都市帷幕的一角
孙洪康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政编码20000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1991年5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字数：170千字

印数：3001—6000

印张：7.625

ISBN7—80531—154—4/G·86

定价：3.20元

不愧为时代的强者

——为《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作

丁法章

在上海青年记者协会成立五周年之际，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问世了，这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9本册子，虽然其中一些篇章不免有些稚嫩，但纵览全书，那跳动着时代脉搏的清新质朴的内容，那具有开拓意识的活泼隽永的形式，特别是作者渗透在字里行间的那人间真情，会使你留下难忘的印象，产生心灵的共鸣。可以说，这一辑文丛，不仅是这9位作者近10年业务成果的集中展示，而且也是上海广大青年新闻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中精神风貌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养育之恩的最好报答！

有幸入选文丛的作者和作品是：解放日报毛用雄的《蓝色的警告》、文汇报袁夏良的《春夏晨语》、新民晚报孙洪康的《掀开都市帷幕的一角》和习慧泽的《商界风云录》、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尹明华的《旋涡里的太阳》、劳动报强荧的《最后的征服》、青年报何建华的《社会大换乘》、生活周刊戴文妍的《请与我们同行》以及现代家庭杂志社林华的《生活，真好》。非常巧合的是，这9位作者，有的曾是我的学生，有的是我的属下，有的是我忠实的朋友，我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对他们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

当现在执笔为他们的处女作写序的时候，其亲切和感奋的心情就不言而喻了。

青年新闻工作者个人作品集集体结集出版，这在本市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这9位青年朋友的初步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吸取什么教益呢？这里很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们具有新闻工作者最可宝贵的品格，这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忠诚于人民，尽责于社会的精神。这9位青年朋友几乎都和共和国同龄，都有过自己幸福美好的童年。但“文革”的狂澜剥夺了他们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们被过早地推上了坎坷的道路，备受着生活的磨难。我们引以自豪的是，他们没有沉沦，他们不愧为时代的强者，辛勤的劳作锤炼了他们百折不挠的性格，苦涩的岁月让他们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这就是为什么在近10年他们陆续踏上新闻工作岗位后，会那样全心尽意地投入并很快地进入角色，以他们不同寻常的目光和十分犀利的笔触，从而写出一篇篇能够产生社会轰动效应作品的原因所在。

不是么？打开这一辑文丛的近400篇作品，透过那150万字，无论是对社会发展重大事件的记录，还是对改革开放成果的热情讴歌；无论是对生活深刻变化的全方位扫描，还是对变革年代中人们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一篇篇，一字字，无不饱含着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以及对历史发展的责任，一句话，无不把自己摆进去。

“宝剑锋从磨砺出，百花香自苦寒来。”这9位青年朋友初步成功给我们的又一个教益，就是他们具有那种不畏劳苦，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因为他们深信，名记者不是捧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记者的成功之路就在脚下，关键在自己怎么走。请听他们的肺腑之言：“作为一个记者，一年到头就象田螺一样不停地运转，又象蜜蜂采蜜一样四出采集信息，每天要向社会公

众报道最新发生的、同公众关系最密切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我会全心全意跑新闻，写起文章‘象吃肉一样香’”；“但愿我拥有更为辽阔的社会时空，勤跑勤听勤看勤思勤写，向读者奉献更多作品。”我们那些经常哀叹当今出不了名记者，又不愿意下苦功搞采访，每每满足于从会议、简报、电话中“讨新闻”的青年朋友，难道不应该从上述9位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实践中，进行认真的反思，从而选择自己的成才之路吗？！

诚然，为了使我们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更快更好地成长，除了主要靠自身的努力以外，提供成才的外部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这9位青年朋友在新闻事业上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所在单位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上海青年记者协会和文汇出版社决定联合推出《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更是激励来者、扶持新人的一个德政，值得我们各有关部门学习。作为各家新闻单位，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各类专业人员提供施展抱负、一显身手的舞台，尤其要注意为青年同志创造成才的天地，使自己成为培养和造就合格新闻工作者的摇篮。这也是我的一点想法。

1991年3月

《上海青年记者自选文丛》的出版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文汇出版社和上海各新闻
单位的关心，也得到了上海中申丝绸实业公司、上海紫江集
团公司、上海醋厂、上海淀滨酒厂、无锡裕村实业公司、太仓
合成化工厂、上海玻璃器皿二厂、上海震旦电声厂以及社会
各界的支持，在此一并鸣谢。

上海青年记者协会

目
录

- 不愧为时代的强者……………丁法章（1）
- 掀开都市帷幕的一角……………（1）
- “死亡档案”——车轮下的报告……（32）
- “公车进香”，净土不净……………（56）
- 谁的过错？……………（59）
- 妈妈，你不该举起枪……………（62）
- 无理扣留香港乘客行李……………（64）
- 14帖中药错发之后……………（66）
- 摇晃中的元宵之晨……………（68）
- 洋大嫂赶集……………（70）
- 来自大洋彼岸的好媳妇……………（72）
- 洋歌手留下了“中华情”……………（74）
- 国字第一号钻石大案……………（76）
- 追捕于双戈……………（89）
- 神速破获国际贩毒案的前前后后…（95）

印钞厂特大盗窃案审讯旁听记	(100)
马大哈碰到娄阿鼠——记特大黄 金盗窃案	(102)
穷途末路的朱文博	(110)
罪的甄查	(127)
活着的“末代皇帝”——记爱新觉 罗·毓岩的身世	(139)
事业·爱情·家庭——著名科学 家谢希德和曹天钦的故事	(153)
“李夫工程”传奇——苏联妇女特 卡乔娃寻母始末	(157)
西子湖畔访莫虎——美国一位华 裔高级警官印象化	(169)
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王美金	(172)
十月在苏联	(180)
访苏纪行	(188)
涅瓦河畔的遐想	(202)
从红场归来	(207)
大武夷深藏自然奇观	(214)
高速——通往新世纪的路	(221)
铁窗内的“卢佛尔宫”	(227)
后记	(233)

掀开都市帷幕的一角

我们对卖蛋姑娘似乎很熟悉，似乎，又很陌生……

——摘自采访笔记

卖蛋姑娘，亦称“拎篮头姑娘”，红朴朴、胖乎乎的脸，本本色色，从不涂脂抹粉、勾眉画眼；衣装色调一般偏红——橘红、桃红、枣红、杏红、大红、洋红、品红、铁锈红、紫酱红、玫瑰红，其中又以铁锈红为最多。

卖蛋姑娘，来自农村，都按农村的作息表起居劳作——黎明即起，日暮而息。天色微明，当市民们陆陆续续拎着菜篮子奔菜场、赶集市的时候，她们已经守着蛋篮在菜场门口集市头尾恭候招呼主顾了；一直到夜幕落下，街灯初上，她们这才直起身来，提起蛋篮，一步一悠地各奔东西。

市民们对她们似乎很熟悉，因为在上海角角落落随处可见卖蛋姑娘的身影。

她们散布在全市的东西南北，大街小巷，或是在喧闹的菜场近旁，或是在人头攒动的集市两端，或是在车水马龙的通衢街口，或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店门前，她们或站、或蹲、或坐，有三五一群的，也有二三十人一排的，顶寒冒暑，风雨无阻。

从她们招呼顾客、讨价还价的口音里，从她们彼此间嘁嘁喳喳聊天逗乐的欢声中，人们知道她们绝大多数是南通、海门一带

的村姑。

然而，市民们对她们似乎又很陌生。瞧着她们取之不尽且总是盛得满满的蛋篮，叫人简直怀疑那是能够变出鸡蛋的“魔篮”，人们不了解那么许多新鲜鸡蛋究竟源出何方？

瞧着她们有时候干坐半晌，无所成交，又揣摸不透她们究竟怎么赚钱？能赚多少钱？

当市落人散，瞧着她们提着篮子笃悠悠地离去，渐渐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之中，人们不禁要问，她们到何处去栖身？她们缘何到上海来谋生？她们平日里怎么开伙？怎么生活？怎么娱乐？怎么恋爱？

第一章 鸡蛋进行曲

市场——“磁场”

当浓黑的夜色还在顽固地抵御微微晨光时，十六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已经苏醒了。

外埠商贩携袋荷担，涌进了外咸瓜街。百余名刚下船的苏北蛋贩则挑篓抬筐，在一片吭哟吭哟声中，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与外咸瓜街垂直相交的老太平弄。

老太平弄，只有五、六米宽，早先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在这里开设十六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附属蛋市场，已有七年多光景了。

而今，这条小街从市政角度讲，虽说面目依旧，然以生意眼望之，却决不可等闲视之。

这里买卖兴隆，蛋源丰裕，是上海第一个鸡蛋交易市场，也是迄今全市最大的蛋市场。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吸引鸡蛋的特殊磁场，每日每时都有数不清的鸡蛋源源而来。据统计，每天进市场的鸡蛋为一二十万斤，高峰时达60万斤，1986年，在这里成交的鸡蛋有8100万斤。

如此兴旺的生意，如此恢宏的规模，已使设在这块弹丸之地的个体市场同经营了三十多年的上海市国营禽蛋批发公司平起平坐，不分上下。

就这样，老太平弄以其经久不衰的鸡蛋交易而名播遐迩，象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成百上千的外地蛋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卖蛋姑娘。

星月的银辉在淡淡的晨色中渐渐隐去，附近马路上传来的引擎轰鸣声越趋频繁，老太平弄开始喧哗了。

一群群年轻的乡村姑娘双手提篮，从老太平弄的东西两端和一条条通这里的窄巷狭弄涌进鸡蛋市场。

来自二甲乡的水兰

荀子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循此古训，我采访的“镜头”正推近一个提篮子姑娘……

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姗姗走来一个高挑身材的姑娘，浅粉红灯芯绒两用衫裹着那隆起的胸脯，额前飘拂的刘海半掩着那双乌黑的眸子，红润润的脸上嵌一对甜甜的酒窝。

姑娘过了几个摊位，见鸡蛋的壳色黯淡无光，便将目光移向别处。

哦！好大的个头，壳色鲜红光亮，瞧着大竹篓里排得整整齐齐的鸡蛋，姑娘止不住挪步向前。

她轻轻地抚摸着鸡蛋，轻轻地问着价钱。“爷叔，蛋几钱一斤？”

对方愣了一下才回答她：“一元五角二！”

姑娘这才抬眼看了一下这位“爷叔”，咦，原来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姑娘羞得满脸通红，隔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还了一句价：“一元五角钱卖吗？”

“不卖！”小伙子几乎是从口中喷射出这两个字：“我这个蛋是良种鸡生的，八个一斤，你懂不懂？”小伙子撇了撇嘴，耸了耸鼻子，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姑娘也不分辩，又挪步向前。

“水兰！水兰！”姑娘听到有人唤她，便回过头去，只见同村季梅英正提着满满两篮蛋气喘嘘嘘地跑来。

梅英是月前刚跟着水兰出来的，为这事，她差点没跟丈夫闹崩了。到上海后，她先跟水兰一起跑了两次，现在已能独个买卖是了。

“梅英姐，你息一下，瞧你累的！”

梅英撂下篮子，叽叽呱呱说开了，唾星飞溅，眼睛眉毛全搬了家。

“那个老甲鱼想蒙我呢！他狮子大开口，要价一元四角六，被我一顿数落。我说，人看气色，瓜看皮色，你这个蛋，壳色灰驳驳，光头暗擦擦，看上去就不讨人欢喜。你再跟隔壁摊头比比看，人家的蛋好比是沾了露水的鲜花，你的就象腌腌瘪瘪的咸菜皮。说得周围的人一阵笑，嘻嘻，过后，我就辣手辣脚煞他价，最后讲定一元四角二分。其实这个蛋的成色还好看，水兰，你说的是吧？”

水兰没有搭话，只是随手抓一只蛋握在手中，搁在眼前象看“万花筒”似地朝着东边天空看了看。这也是挑蛋的诀窍，如果看去发红，很清爽，则是好蛋，如果有阴影，看去浑沌，则是坏蛋。

“梅英姐，里边浑淘淘，不定是喜蛋呢！”

“啊！这么说来，上那个老甲鱼的当啦！瞎了他的狗眼，欺侮到姑奶奶的头上来了！我这就去找他，看这个老不死的拖着两大篓鸡蛋，逃得到什么地方去！”

梅英拎起两篮蛋，愤愤地朝后走去。

水兰又径自朝前挪步。

水兰，南通二甲乡人，今年虚岁二十。她家原来是村里很有头脸的。她爹当了好多年生产队长。虽说大小是个干部，其实他还是个老实巴结的庄稼汉。个头不高，不过一米六五吧，但二百来斤重的担子上肩后行走如飞；什么节令，什么农作，他全有谱；观云测天，他也能说个七八成准。那些个年头，全村二十八户人家，他是总当家，虽然掌管着全村的粮仓，但是从没朝自己的锅里多放一粒谷。因而不管风风浪浪，灾灾祸祸，选起队长来，乡亲们总举他的手。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水兰六岁那年，她爹突然感到食欲不振，全身乏力，胸闷胃胀，常打气膈。渐渐又发展到吞食不适。于是从大队保健站“赤脚医生”看起，一直七转八转，转到了南通市人民医院。诊断结果——食道癌。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大夫悄悄关照水兰娘：“你丈夫喜欢吃什么，就买点给他吃吃吧，他的病是治不好了！”

第二年春上，水兰爹便离开了人世。他辛劳一辈子，到了，给这个家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三间草屋和三个孩子。这以后水兰家度日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又过了四年吧，村里“分田”了，水兰家分了五亩二分田。哥哥和娘没日没夜地扑在地里，日子虽然旺火了些，但总是赶不上村上其他人家。

水兰念完五年级后，再也不肯去上学了。她留在家里帮助妈妈喂猪，养蚕，张罗烧饭，洗衣；农忙时，还一起下地劳动。那阵

子，戴眼镜的郁老师曾到家里来动员过几次，大道理小道理没少说，可是水兰总躲着老师，而妈妈是个“闷葫芦”，光听训，不表态，时间一长，学校也就作罢了。

水兰15岁那年，听人说上海卖蛋赚得到铜钿，就随双桥的表姐阎素香来到上海。

这个行动，当时在村里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够勇敢的。自然，也少不了被人指指戳戳。

可是村上人渐渐注意到水兰家的变化：水兰的妹妹——一个黄毛丫头，一向穿得破破旧旧，居然在全村第一个穿上鲜红的滑雪衫，还居然到城里去念了中学；水兰家的草房在去年秋后变成了新瓦房；水兰的哥哥——一个愣小子还在今年春节娶了个水灵灵的媳妇。

乡里人虽然闭塞，但也不笨，守着块土地没日没夜，风里雨里，不就为攒两个钱吗？如今，要是有个去处能赚钱，又有啥去不得呢？

于是，原来指指戳戳的屈驾造访，央求为她的女儿引个路子；原来骂狗骂鸡的登门相托，要为她的孙女也谋个好营生。

水兰娘为人厚道，捱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没有不应允的。这二年，村里已有一二十个姑娘陆陆续续奔上海来了。

水兰在人流的推拥下又来到了路对面的摊位上。

这是一个方形的竹筐，可置放三百多斤鸡蛋。筐里的蛋，个头适中，大概九个半划上一斤，壳色有橘红的，也有粉红的，很有光泽，不少蛋壳上还带着鲜红的血丝，新鲜得很哩！

姑娘上前轻轻地捏了一只鸡蛋在手里抚摸着，又是轻轻地问道：“爷叔，蛋几钱一斤？”

“一元四角八！”眼皮没抬。

“一元四角五卖吗？”姑娘怯生生地试探着。“不卖！”门关得

铁紧，没有一点商量余地。

“称两篮子！”姑娘说着便朝集市中段一座方亭走去。

“二爷，我去一下，麻烦你给我这个摊子照看一会！”这个壮汉对临摊一个老农招呼了一声，便站起身来，嗨，一米八的个头。

小方亭，六个平方米大小，是市场管理所的一个服务点，内中五六个管理员清一色都是退休工人。

李老伯负责开票，叶老伯负责称秤。一笔交易，收取一角钱服务费。这会儿，方亭门前已排了一溜队，姑娘们发出叽叽喳喳一片声。

叶老伯忙得不可开交。

“廿一斤三两，扣脱篮头，廿斤二两，来，票子呢？！快点，后头这么多人排着呢！”

不一会儿，便轮到了水兰。水兰麻利地把两只空篮子挂在秤钩上，随即又递上一角纸币。叶老伯瞥了这丫头一眼，露出了赞许的目光，也不顾秤杆还在往下垂着，便喊出了声：“二斤三两！”

大个子蛋贩在一旁嘀咕起来：“老爹，这个秤没持平呀！”

叶老伯斜乜了他一眼：“你这个人呀！大个子，小心眼，这又不是称金子！这样吧，再加一团稻草！”说着便从地上捻了三根稻草塞到了篮里，算是补足了份量。

水兰又随着大个子来到摊前，两只、两只地往篮里轻轻地装着鸡蛋。待到两只篮子都装到平口了，她又把蛋装进两只大红尼龙丝网袋，红网袋一律搁在篮口上。这样一来有两大好处：一是往来安全，不至于有蛋滚落；二是外观好看，红网袋泛着红光，看去壳色更红，以满足主顾们喜欢红壳蛋的心理需要。

水兰付了钱刚要提篮离开，耳旁传来一个熟悉的尖利的嗓音。

“你这个人一点也拎不清，象是第一次来做生意，钞票付清爽了，还要来缠三绕四，这里三百个摊头，我哪个摊头不好买，一定要买你的蛋，前世欠你的债？！”

水兰以为是同伴杜云娣在受人欺侮，就提着篮子前去听个究竟。原来云娣称了三十斤六两蛋，一元四角七的价，共是四十四元九角八分。云娣给了蛋贩四十五元钱，那人因摸不出二分铅币，就给了云娣一张一角纸票，云娣便大大咧咧地收下了这个“找头”。

可是过了一会儿，不见云娣还他分币，那个蛋贩终于耐不住了，缠住云娣要还八分钱，当然遭到云娣一顿抢白，“亏你还是个汉子，学得一门子娘娘腔，笨么笨得要死，铜钿也算不清楚，蛋清钱清，还来牵丝攀藤做啥？”

双方僵持了好一会儿，水兰见那个穿藏青涤卡中山装的蛋贩没有退让之势，便在云娣身后轻轻拉了一下衣角，示意她不要再同人家纠缠了。

云娣和水兰，住在一个村上，两人同岁，从小一块儿割兔草，一块儿捉蚱蜢，一块儿背书包上学堂。可是她俩家境不同，脾性各异。

云娣，中等身材，虽说清瘦，但仍具备农村妇女的共同特征——脸色黑里透红。

云娣的精明，也许是她爹造就的。

她爹杜旺狗是方圆几里出名的酒鬼。袋里若有块把钱，他必定到镇上馆子去喝个烂醉，然后满街打滚，变个泥人回家；假如只有五毛钱，他就打个半斤土烧，哼着戏文进门，然后把一个光脚丫子高高地跷在长凳上，独自慢斟慢嚼，悠哉悠哉。喝足了，吃饱了，就指天骂地，打老婆，揍孩子；要是手头实在太紧，只要有一二毛钱，他也会到大队部旁的小铺子去舀个二两酒，夹上